

03
03
07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1988 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曹乃谦 李锐 格非 林斤澜 皮皮 乔典运 扎西达娃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吴义勤 主编 刘永春 点评
1988 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1988短篇小说卷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00-1850-1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0671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88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5.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850-1
定 价	4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20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些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阿 成 年关六赋 / 1
- 柏 原 喊 会 / 17
- 曹乃谦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 28
- 陈 染 乱流镇的那一年特别是荒凉的秋天与冬天 / 36
- 陈源斌 安乐世界 / 49
- 迟子建 无歌的憩园 / 68
- 董秀英 背阴地 / 78
- 范小青 身 份 / 88
- 格 非 褐色鸟群 / 100
- 郭宇一 戒 指 / 123
- 贾平凹 双岔树 / 130
- 李庆西 大车店 / 145
- 李 锐 吕梁山印象（二题） / 161

李 晓 关于行规的闲话 / 173

梁晓声 母 亲 / 203

林斤澜 白 儿 / 236

刘西鸿 爱人啊，在路上到处都有 / 243

皮 皮 异 邦 / 274

史铁生 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 292

苏 童 伤心的舞蹈 / 318

魏 艳 女孩儿 / 325

许谋清 土枪·牛虱子·吴先生 / 360

扎西达娃 世纪之邀 / 373

张 炜 冬 景 / 385

年关六赋

阿 成

爷爷活着的时候，每逢旧历的春节，老三的父母一定要领着他们生育的四位雌雄，到爷爷的家去过年；爷爷死后，老三这兄妹四人也一定得到父母的家守岁。

这是王氏家族的规矩。

——题记

赋 一

老三爷爷的家，临着一条江。

这条江叫松花江，先前叫速水，比较有名气，也很古老，颇为寂寞地流了几千年。两堤的歪柳，婆婆娑娑，可以望到将尽不尽之处。

速水时代，江水大阔，浩兮荡兮，霸去了现今道里、道外和松蒲三个区镇所踞的几万公顷土地。就是现在，三个区镇仍在南岗区的鸟瞰之下：鸟从南岗区的平地翔出，到这三个区镇就无端高出几百公尺。故此，南岗区，一直被哈尔滨人仰慕为“天堂”。

“天堂”地势伟岸，文明发达，人之心态也日趋居高临下：自矜自诩，自恋自爱，以为领着哈尔滨几十年的风骚。

位次“天堂”的道里区，异人扭集，洋业鼎盛，歌兮舞兮，朝夕行乐，几乎无祖无宗。誉为“人间”。人间者，比上而不足，比下则有余。善哉！

道外区，行三。净是国人，穷街陋巷，勃郁烦冤。为生活计，出力气，出肉体，也干买卖，也来下作。苦苦涩涩，悲悲乐乐，刀进，秽骂，亦歌亦泣，生七八子者不鲜：“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现拈对。”得“地狱”之称不枉。

天公巧成，老三和他的两位哥哥，竟分别住在这三个区。大妹及父母则住在江对岸的松蒲镇。

松蒲镇，现今也归于道外区。但洒脱得多，大有世外桃源的味道。草势汹涌，水汉纵横，落云降鸟，十分清平。早先是一渔村，次成疗养区，今为游览区，老、中、青三结合的恋爱区：“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入了夜，草窠里有不少叫鸟儿糊涂的东西。此地先前是一叶小洲，站在江对岸某株歪柳下一眺，人间夕照红红艳艳，恰好从岛腰处柔柔地浴下去。灿烂辉煌，佛光四射，得一名：“太阳岛”。

太阳岛亦有另一说法，道是倭寇给取的，象征大日本如是红太阳一般，占了此地直至永久。老三的爷爷听了，便要跳骂：“放屁！操他娘，太阳岛，是我取的！”

老三的爷爷，是古齐国的山东人。山东地俗强悍，古风就不甘寂寞，反过朝廷，多侠义，也作恶，多孝忠，也招安，很有冒险精神。

苍天可鉴，老三的爷爷，的的确确是这里的第一家住户，壮年时，逢山东大灾，不忍吞石餐土，驿水驿马，到东北来挖宝。

东北自古殷富，且多山林，素有三宗珍宝：人参、貂皮、鹿茸角。此三者，为九州之上品。餐冰卧雪，跑山居洞，弄些回老家，置田、置房、娶好样女人，续宗氏香火，绰绰乎有余。

那时，为此目的来东北的山东人很多，然“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也很多。老三的爷爷当属后者。

两手空空，从大、小兴安岭摔出来，野鬼般，劳顿疲苦，都想笑笑，都想歇歇，就纠集三两同党，驶一条不小的篷船，再找老客易些柴米盐茶以及烟酒一类，在松花江上顺流而下，“三花银鳞细，生拌野味香”，过神仙的日子。

这样的船，在当时叫“漂漂船”。

“漂漂船”的船主们，都要凑钱雇一女人。这女人必定是同乡，或是同府，称“漂漂女”。漂漂女到东北来，常常是婚姻不尽人意，或者是被“第三者插足”，抑或偷了中意，便学孙二娘母大虫，弃乡出走——去他娘的山东吧！



汉子们选的漂漂女，一身体好，抗折腾；二模样要顺，耐琢磨。一口的家乡话，你一句我一句，长一句短一句，硬一句软一句，感到“不似山东，胜似山东”，算是回家了。

漂漂女很贤惠。除了给“神仙”们温酒、煮茶、擀面剂儿、烙饼、包饺子、洗衣以及缝破补绽之外，夜里还要伴着潺潺的逝水，按其辈分，逐个陪他们睡觉，享受人伦之乐。

松花江，唐曰“粟末”，两岸有的是野生的粮食，主食不愁；辽曰松花江为“鸭子河”，吃肉也不成问题，还有硕大的鸭蛋佐酒（愿意吃黄的，扔清；愿意吃清的，扔黄。很随便）。且松花江有的是鱼虾王八，饿是绝对饿不着。雄雄勃勃，体格就很好。常常沐着白日、赤身裸体站在篷船上，于行云流水之中，放声野歌。

始暮春至晚秋，恰一轮血色的晚照，浮在哈尔滨（蒙语：平地也）江汉的一个芳洲之上，就逼了岸。这些日月，漂漂女一般都要怀上一崽，叫“漂漂崽”。哈尔滨的后代，大约就是“漂漂崽”的后代。

“是亲——三分向”。下了船，几条汉子一定要替漂漂女盖间房，以备生产之用，并障了院子。不愿留下的，叫“嫂子”，叫“妹子”，叫“大姐”，叫“可怜儿”，磕个头，说“难为啦”，哭几声离别的不舍，然后，再各自去闯山、挖宝、喂野牲口！

那次，单是老三的爷爷留下没走。他总觉得漂漂女肚子里的玩意儿是自己的骨血。留下来同这位漂漂女安锅灶、盘火炕、铲柴草、晒鱼干，过生活。

几个月后，老三爷爷乐不可支。在柴门的左侧挑出一块血布和一支柳条做成的弓箭。

山东古俗：倘若在自家的柴门上挑出一块尺把长的血布，再斜挂上弓箭，大富大贵，表示该户产了儿子。

老三的父亲就是“漂漂崽”，是山东人的后代，也是哈尔滨人的第一代子孙。

老三的父亲，是爷爷给接的生。他用酒洗了手，从漂漂女的胯下掏出肉滚滚、满头乌发的父亲，渔刀一闪，断了脐带，再用温了的松花江水痛痛快快地浴了父亲，用粗糙的大手托着，赏着，止不住一阵傻笑。这位漂漂女，就是老三的奶奶，她为王氏家族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壮举，陪着爷爷也傻笑了一阵，突然白了脸，伸直了身子，砰一声倒下去，与世长辞了。当日，老三的爷爷又在柴门上的右侧挑出一挂

“黄纸”。那挂黄纸，随着疾疾的江风，疯疯地响了好几日，直至一条不见，才软软地歇了。

飘飘女死后，老三的爷爷参照死人，用木炭给飘飘女画了一个像。画得很幼稚，儿童画的一样。是裸体。乳房和臀部画得很大，脚也画得很大，很粗实。稳稳地站在那儿，腰间荡出一块云，云上是太阳，小小的；云下是月牙儿，也小小的。

北方规矩，祖父祖母乃至父亲母亲过世，其子孙后代都要请人给他们画像，以示缅怀。规矩是好规矩。可惜，不是裸体。

每逢农历的春节，老三的父母领着他们的孩崽到爷爷家过年。一进门，依着顺序，都要先给画像上的奶奶磕头，是三叩头，说：

“妈，过年好！”

“奶奶，过年好！”

奶奶的画像之下，供着奶奶用过的家什：针、线、顶针和一只未纳完的麻鞋底儿。放在一个元宝形的、用柳条编制的小簸箩里，上面画着那条尺把长的血布。

爷爷死后，这些都随了葬。就葬在太阳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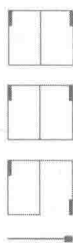
赋 二

老三爷爷的也就是后来老三父亲的家，院子很阔。凭栏望去，一任江天浩浩荡荡，爽着肺腑。其住房几经修缮，已楚楚动人。庭院里植着一簇丁香、一簇樱桃、一簇迎春，另有两株高杨，任鸟啁啾，任风肆意。栅栏土爬着翠翠柔柔的喇叭、蒺藜，精精巧巧，缀着各色彩朵，十分享眼。院里犁开几垄，植豆角、茄子、黄瓜、土豆。栅栏上勾悬着几条铁丝，晒着鱼干，有白鱼，有三花，亦有江鲤、草根一类，哗哗啦啦，干干透透，濡着精盐。雪日里，放油锅一烹，脆香！

父亲住着很好，很遂心，很滋润，过得也极有板眼。

每值茶余饭后，一轮将浴，兄弟几个一律恭恭敬敬，坐在庭院的小凳上，听父亲讲《论语》。

老三的父亲是读书人。爷爷活着的时候，早早地把他送到江对岸的私



塾，读孔子。那时，江对岸已有铁路过，就是俄国人建的那条中东铁路。大哉！孔子，也一同被载了来。山东人古来就讲究智力开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再者说，“养不教，父之过”嘛。

老三的爷爷为了供儿子读书，捕了一辈子的鱼，卖了上百吨的鱼虾，真累！

每逢星期六，学堂放课，老三的爷爷就早早地摇了船到江南，歇船在柳荫之下，吸着早烟，等父亲。

父子俩见了面：

儿子给爹鞠一躬，说：爹——

爷爷嘿嘿地傻笑，说：儿子——

染江的夕照下，逝水，桨声；桨声，逝水，爷爷唱：

儿子的江来——

爹的桨哎——

一桨，一江，

一江，一桨，

操他娘——

日他江——

真眼亮哎——

……

老三的父亲讲《论语》，从不看书，凭着记性。另外，小方桌上总有一壶清茶，饱饱地候着。

“子曰，”父亲说，“就是孔子说。曰，就是说。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做事，不能光靠嘴，要少说。古人说：贵人言语迟。靠什么呢？靠行动，靠做。光说不做，不是仁义人；光做不说，大用之材。记住没？”

兄弟几个都点头，不说。

“子曰：融四岁，能让梨。

“子曰：温良恭俭让。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父亲说：“凡‘子曰’，都要背下来，方能成人。”

老三的父亲教育子女，层次比较高，很有群体意识。

每逢旧历的春节，八仙桌上的饭菜，就不错。可喜可贺，这几日，无论长幼，一视同仁，可以放开吃放开造，不必拘谨，过年了嘛。为什么要过年？就是这个意思。正月里的父亲，态度好，脸上总是漾着慈笑，同辈的表兄表弟一样。

除夕的圣餐，事先一律要祭祖，儿女们要给仙逝的爷爷、奶奶的灵位磕头。父亲还要在灶前烧一沓阴币，恭恭敬敬，说些话。全磕完头，父亲站在一旁，依次给压岁钱，都是新票子：二元、一元、五角不等。

儿女们接了钱，很激动，说“谢谢爸”。

守岁之夜，不准睡觉，都要精精神神。俗话说：一分精神，一分财，十分精神，抖起来。

年夜饭，老三的父亲总要讲些旧话。如：“在家敬父母，胜似远烧香。”讲的是山东泰安一个打烧饼的和一位有钱的少爷，到泰山大成殿争当天下第一孝子的事。父亲讲得有支有板儿、有景有物，人物实在，对话不多，听了不忘，有较高的审美层次。老三一千儿女，听得入神，觉得很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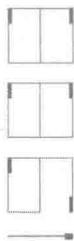
高兴之际，父亲还要唱两口，《借东风》啦，《天女散花》《花田错》什么的，有些功夫、韵白、京白也不错。高音上不去，就改成低音过渡，挺有趣。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老三的母亲就要讲老三的父亲的那桩风流事。

据母亲介绍，老三的父亲年轻时搞过一个日本姑娘，叫木婉。一到这时，老三的父亲就软了下来，挺狼狈：“嘿嘿，什么木碗、木盆的……”

木婉，在老三母亲断断续续的介绍中，大约是一个长得很文静，也很庄秀的姑娘。老三的母亲说：“日本的娘们，就是搞破鞋的，也挺懂礼貌，总是说：对不起，对不起。”

老三的爷爷死后，老三的父亲学过日本语，一度在日本人的机关里谋过职，是文书，相当于校对，不是翻译。他的口语不太好，但会的，都说得比较纯正，还是东京口音。这大约是他同木婉遭遇后的一个意外收获。



解放后若干年，老三的父亲在填什么表时，在“懂何国外语”一栏，总是很骄傲地填上“日语”。然后，脸色就戚戚的，半天才把笔帽插上。

木婉小姐是那个日本机关长官的秘书，笑吟吟，常常来请教老三的父亲。老三的父亲，汉语水平不错，讲得也精确，不懂的不装懂，回去翻书，再讲。故此，木婉回赠了父亲不少日本良宽禅师的诗，都是她亲笔写的，其中一幅，老三的父亲至今还珍藏着。

望断伊人来远处

如今相见无他思

老三的父亲也给她写了不少诗，内容不详。

光复后，木婉回国，老三的父亲哭得真不行。老三的母亲说：“你爷爷死的时候，你爹也没那么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贱叽叽，抓住人家的手就是不放……”

解放后若干年，这事被红色造反者们知道了。说老三的父亲是民族的败类，是狗操的日本翻译，一定是日本潜伏特务。来调查老三的母亲时，母亲说：“怎么，干了日本娘们不行？我看，干日本娘们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儿女们听了，都笑笑，大过年的，不说什么。坐在一起：吸烟、喝茶、嗑瓜子儿，说些吉利的话。

窗外下着大雪，爆竹声此起彼伏。

赋 三

兄弟几个，数老三的大哥最出息。

老三的大哥在地方法院工作，是副院长。早已娶妻生子。每值旧历年，他总要早几天把“东西”送到父母的家里。送的东西都很实惠：东北大米、特级砂子面、半斤精肉、一大捆绿豆宽粉，以及豆油、母鸡、肥鹅一类。算一算，一二百元不止，足够老三的父母享一个正月。老三的大哥今年送的东西最丰实。去年因去广州办案，没回家过年，今年就多送了些，有些补过的意思。放下年货，大哥总要抑下声来，对母亲说：“妈，东西的事，就不要告诉小李了。”小李是老三的大嫂，长

得很媚气，而且这媚气透过一脸的雀斑，竟显得很朴实；个子不高，心细，观察得也很入微。听说老大手上不少疑难的案子，她都出过有益的主意，并且说的都是家常话，现成的比喻，三句五句，人情入理，明明白白，就让大哥疑结顿开。因此老三的大哥对她就防备些。古人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大哥因是副院长，到家里送礼的人自然很多，送的也很实惠。大嫂就很愉快，再把这些礼物编派到日常生活中去，眉头就展得很开，腾出心思，专心调剂就是了。时不常，嘴里还淌着曲子，什么“小雨来得正是时候”之类的。

送礼人到，老三的大哥总是凶煞着脸，坐在转椅上，泥像一般，一动不动，听对方涕泪交叠，说这，说那，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一两个小时也不吸烟，挺得住。待送礼人不得不走，才缓了口气，说：“走好。”但眼神仍是冷冷的。送礼人出了门，便要在心里下死口地骂：“我操他妈的！呸！”

老三的大哥是前年升的副院长。据讲是一桩案子办得挺干净。某某区的商业局长的儿子，肆行无教，高高兴兴，连着串儿蹂躏了几个姑娘家，女儿们的家长齐名告了官。商业局长倾家荡产和利用本职业的特点，一一打通了各个关节。区公检法批了他儿子二年教养。百姓不服，再告。老三的大哥去了，商业局长一见这张冷脸，心都不跳了。二十天后，把商业局长的儿子验明正身，毙了。

大嫂则对大哥极佩服，福着脸说：“唉——你大哥呀，我是一辈子也看不透啦——”

旧历三十这一天，老三的大哥领着媳妇、女儿回家，事先一定要脱掉法院的制服，换上便装、布鞋，并告诉大嫂：“到家讲话做事要注意，不能乱说，不能神气，也没什么可神气的，是事儿，听着就是了，多干活！”

大嫂笑着说：“老王啊，老王……”

大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赋 四

住在道外区的，是老三的二哥。二哥一律是旧历三十的下午，骑着摩托车，驮着新二嫂回父母的家过年。

老三的二哥也出息得不错。他在道外区的繁华地带承包了三家铺子：建材商店、服装商店和食品杂货商店。是总经理。这三家商店装修得很洋气，均挂有“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竖匾。老三的二哥经常骑着摩托车往返三店，指导工作。

老三的二哥有头脑，办事干脆利落，是行家里手，业务往来，人事周旋，应付裕如。常常一声令下：酒肴杂陈、姝女环候、滋润政界人士。头年选为区政协委员，出人意料，竟对住房问题有些见解。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说：“对于住房，老百姓还编了一套顺口溜：一二楼老弱病残，三四楼有职有权，五六楼傻×青年。这个这个，哈，是不是，希望有关部门重视一下子，玩点真的，不能总是‘孩子死，来奶了’这一套，一旦既成事实，怎么管？”为此，还专门写了一份提案。老三的二哥，字写得不好，中国字全让他抽去了骨头，破线头似的，写了一整篇。有关部门的头头破译后，说，这小子，真能白话。

旧二嫂，二哥考虑以后，已经不要了。新二嫂比之旧二嫂要洋气些，长得白净，化上妆，很打眼。一身行头，少说也值几百元。冬天则要翻一番。总是咯咯地笑，嘴上常常“操操”的，挺现代，办事也极精明，胆子也大，追求新生活，是新女性，也是三家商店的副总经理。算账从不用电子计算器，眼珠儿水灵灵地一转，秋毫无差。二哥喜欢得不行，常常吃些补品。

旧二嫂就旧了些，不打扮，也想不起来打扮。打扮给谁看？黑了，白了，能怎么的？一心扑在孩子身上，跟二哥也不亲热。二哥瞅着旧二嫂很灰心，觉得真他妈的！说：“怎么尿不到一壶去呢？”

旧二嫂同二哥没离之前，二哥就同新二嫂处得很融洽，彼此也谈得来。二哥说：“我爹还说：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于是，二哥同新二嫂，有些事，真痛快！公开得很，不在乎。新二嫂非常尊重二哥的意思和行为。二哥离了婚后，俩人就比较快地完了婚事，提前生了一个男孩。这样，二哥先前单位的同志们说些话，二哥觉得没劲儿，便辞了工作，吃苦耐劳，干买卖，是第一代企业家。现在已是几十万元户，常常去参加市里的一些会